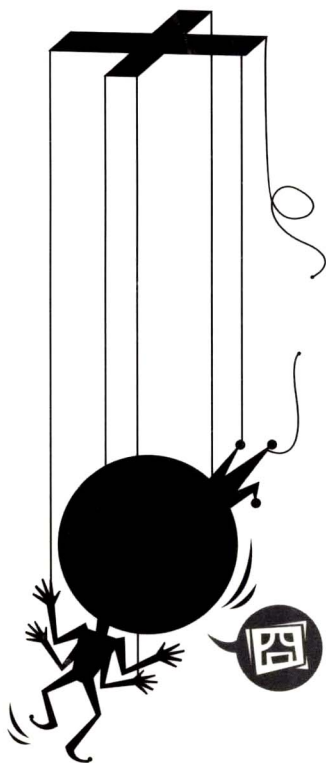


呖语症

Mr. Bee 的 奇异王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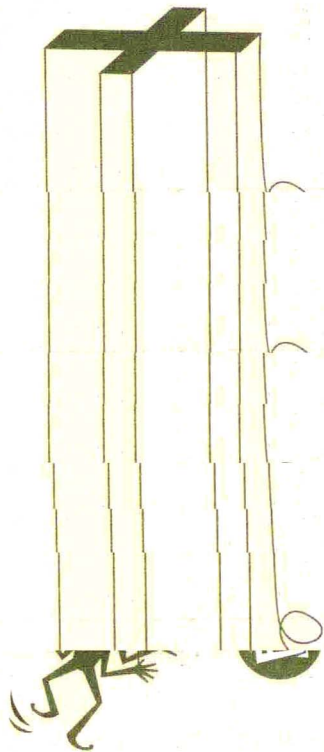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刘小海 著 / 蛋先生 绘 ——



呓语症

Mr.Bee 的 奇异王国

—— 刘小海 著 / 蛋先生 绘 ——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呓语症: Mr. Bee的奇异王国 / 刘小海著; 蛋先生绘.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8.10

ISBN 978-7-80225-550-0

I. 呓… II. ①刘…②蛋… III. ①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47828号

呓语症

刘小海 著 蛋先生 绘

策划编辑: 九月九

责任编辑: 许彬

装帧设计: 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65270477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刷: 重庆花溪印刷厂

开本: 889×1194 1/32

印张: 4.75

字数: 200千字

版次: 2008年10月第一版 2008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25-550-0

定价: 23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你可能错过刘小海

—— 李元胜



刘小海是个安静的人，安静得近乎木讷；刘小海也是个狂野的人，但他的狂野只体现在他的梦境中。他的梦狂野且五彩斑斓，沉溺于梦境中的刘小海会迸发出许许多多奇丽诡异的梦话，于是，就有了这本《呓语症》

我说可能错过刘小海，有两层意思：作为朋友，你和他交往得久长，才会感到他能给人温暖，也能让人惊喜——他的内心是充盈自足的，仿佛那里有一座刚刚进入采掘状态的矿山，欣欣向荣，精彩的东西不断被发掘出来；而他的作品，同样不读可惜，它们放肆而陌生，如同独特的晶体，既透明又有着自身的姿态，闪耀在文坛之外，不为人们所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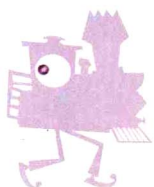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的概念，甚至基础，在刘小海这里是不存在的。我们已知的小说，启发了他，比如卡夫卡和村上春树，却没给他留下多少束缚。他在写作上几乎是自行其是的。他的小说是飘忽的，有随想的从容，有诗意的联想，仿佛从身边的物质生活中信手拈来，却又有着梦幻的气质。

我从来都是把小说分为两类的：让人做梦的小说和让人清醒的小说。前一类适合让人放松或启发人的想象力。后者有助于我们认知社会和世界，尽快地成熟。以我国名著而言，《西游记》和《水浒》更多属于前者，而《三国演义》和《红楼梦》更多属于后者。特别是《红楼梦》，是让人先做梦再清醒，这样的清醒才是最触目惊心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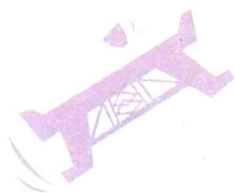
我武断地把刘小海的极短篇全部归入先清醒，再做梦的这一类。他首先面对的是都市人的问题，都市人的迷惘，但是这些问题和迷惘在他小说里所左右的故事，会迅速变化，引伸向某种诗意。当然，这种诗意是有些沉痛和压抑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刘小海的都市并不特指他所生活的城市，他的人物生活的城市，几乎没有特点，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城市。因而，在他的小说中，城市不仅是主人公们活动的环境也是当代人的共同处境。不管文化的差异有多大，在联系到我们始终面对共同的处境时，刘小海的很多奇异想法就有了更多的启示和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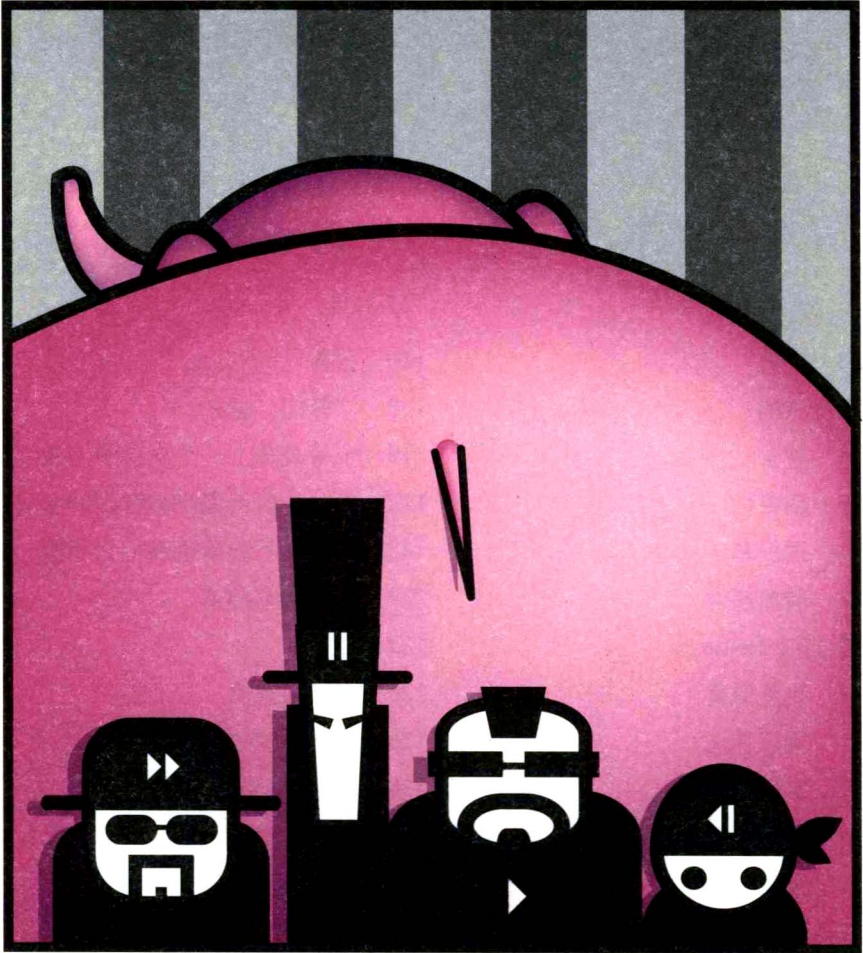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5 | 微笑的粉红大象 | 40 | 鸵鸵鸟 |
| 07 | 6号先生 | 43 | 呼噜噜喵喵喵 |
| 11 | 地下水事件 | 45 | 西米露先生 |
| 14 | 北极北极 | 46 | 形而上 |
| 16 | 影子归来 | 48 | 广告时间 |
| 18 | 天下无木马 | 50 | 世界中心 |
| 21 | 鱼的战争 | 53 | 甜丝丝 |
| 23 | Nirvana | 55 | 第七日 |
| 24 | 照相 | 57 | 加速化 |
| 26 | 绿豆糕式记忆 | 58 | LOS ANGELES POLICEMAN |
| 29 | 空房子 | 61 | 金鱼 |
| 31 | 美丽新世界 | 62 | 2+2 |
| 33 | 被命名之镇 | 65 | 打错了 |
| 34 | 迁徙事件 | 67 | 排列 |
| 37 | X | 69 | 梦 |
| 39 | 变人 | 70 | 台风 |

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73 | 手机 | 110 | 公告 |
| 75 | 马猴 | 113 | “开门，爱人。” |
| 76 | 芝士 | 115 | 十号公车上一个女孩的下午 |
| 79 | 图书馆 | 117 | 孤独的自诉者与被抛弃的咖啡 |
| 81 | 过山车 | 120 | 给狗儿听音乐也没什么不好 |
| 82 | 偶然事件 | 122 | 怪鸟降临都市 |
| 85 | Big House | 124 | 四季 |
| 87 | 我是博客 | 126 | 海怡在鬼街 |
| 91 | 象牙港湾 | 128 | 咖啡屋的故事 |
| 95 | 草丛人 | 130 | 小猫和小狗 |
| 97 | 重庆制造 | 132 | 疲劳冒险记 |
| 99 | 偶然 | 135 | 乔治和玛莉 |
| 102 | 开花 | 137 | 倒数计时 |
| 104 | 我学会了用猫语向狗儿打招呼 | 138 | 时光宝盒 |
| 107 | 扫描仪 | 140 | 冬眠 |
| 109 | 涂改液 | 143 | 大象蛋 |



微笑的粉红大象

还是好久以前去看过大象呢。

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吧，穿着红蓝相间的学生装，斜挎塑料水壶，在老师的带领下规规矩矩地逛完动物园，回家每人还得交一篇感想。

“狮子的大嘴一张一合的。”

“猴子不仅喜欢吃香蕉，还喜欢逗我们玩。”

“那头大象很像我家隔壁的叔叔，太像了！”

诸如此类。不胜欢喜。

今天天气很好，天空像被抽去主题的抽象派油画，是看大象的绝好时机。

我换上适宜郊游的轻便运动鞋，穿了胸前印有笑脸图案的T-shirt，往双层保温水壶里灌进温开水。

一个轻松的下午。我边哼着歌儿边美滋滋地想。

在动物园大门口我遇见一支四人乐队。说是在等我怕也有人相信，因为他们一看见我就全体显出兴奋不已的神情。

“我们在等你，bee先生。”四人中的一个这样说。果然。

其余三个像表明什么似的纷纷举起手中的家伙，于是他们有了名字：吉他手，贝司手，鼓手。

“我可是来看大象的，莫名其妙呀！”我掏出动物园月票亮相。

“我们也是来看大象的。”四人异口同声地说，“还带了乐器和才写的歌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”吉他手说。

我只好和这支四人乐队一起绕过动物园的草坪，结伴去看大象。

大象馆里共有三头象，我们去的时候只看见其中的一头独自在室外活动。看样子它对我及乐队都不感兴趣，只顾用长鼻子拨弄地上的白石块，大耳朵不

时扇动驱赶蚊虫。空气中一股大象的气味。

我选了一个适宜观察大象的地方，刚站定，就看见那支乐队摆出架势，似乎马上就要开音乐会了。

“等等，这里可是大象馆哟，再说旁边还有中学生在学画画。”我对他们嚷嚷。

那四人不无惋惜地收起了乐器。

“我们都是搞艺术的，又何必？本来想让大象听听我们的新歌的……”主唱不无惋惜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灵感来了嘛。”鼓手补充道。

“咦，这头大象好像是粉红色的哟！”一直沉默寡言的贝司手突然冒出这么一句。

经他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大象的肤色似乎和以前略有不同，的确是带着淡淡的粉红色。可是粉红大象又怎么了？

“就算它是粉红色的又怎么样？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多着呢！”我说，“它现在正朝我们微笑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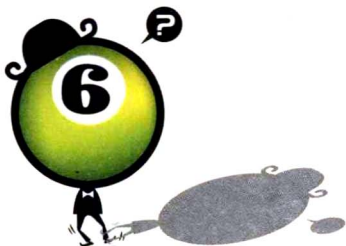
那四人纷纷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慢慢退到距离象馆较远的一处树林里，自顾自地演奏起了一首歌。这次我没有阻止，因为在他们的音乐中有一种奇怪的韵味，而在象馆这种地方听到这样的旋律，我的心乃至我的身体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击中了，我想到了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想起，只有风呜呜地掠过山谷，一只蝴蝶悄悄停在专心进食的大象背上……

好歹演奏完后，主唱满意地叹息。剩下三人呆呆地交替望着我和大象。

“我们决定了，就在这里安家，谢谢你。”短暂的沉默后，贝司手和其他三人一起向我鞠了一躬。

多么轻松的一个下午啊！

我想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看大象和住在大象馆里的乐队，因为他们，我看到了微笑的粉红大象。



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。桌也罢窗也罢镇纸也罢，全都带着完整的秋之符号，干咧咧地向外界传送着无意义的讯息。

突然很想给一位久未联系的老同学打电话。

说点什么好呢？

你好吗？还在家乡做些什么吧？那些人都还好？

关键是，这位仁兄的面孔都有些模糊了。

号码拨到五位数时转念作罢，喟然放下话筒。

作为儿时的伙伴，我和他曾共同拥有过令人怀恋的时光：一起逃课、和好孩子打架、共同的初恋——高三临近毕业时，我对低年级的一个有公鸭嗓的女生怀有无可名状的感情，而他则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校田径班的女飞人，以至于在那段大家都为高考紧张得神经质的时间里，几乎每天放学后，我都要站在操场旁的树林里，陪他一起偷望那位女生。那时，晚霞映红了校舍的屋顶，他屏住呼吸，我望着他因激动而微微涨红的脸，轻声吹着口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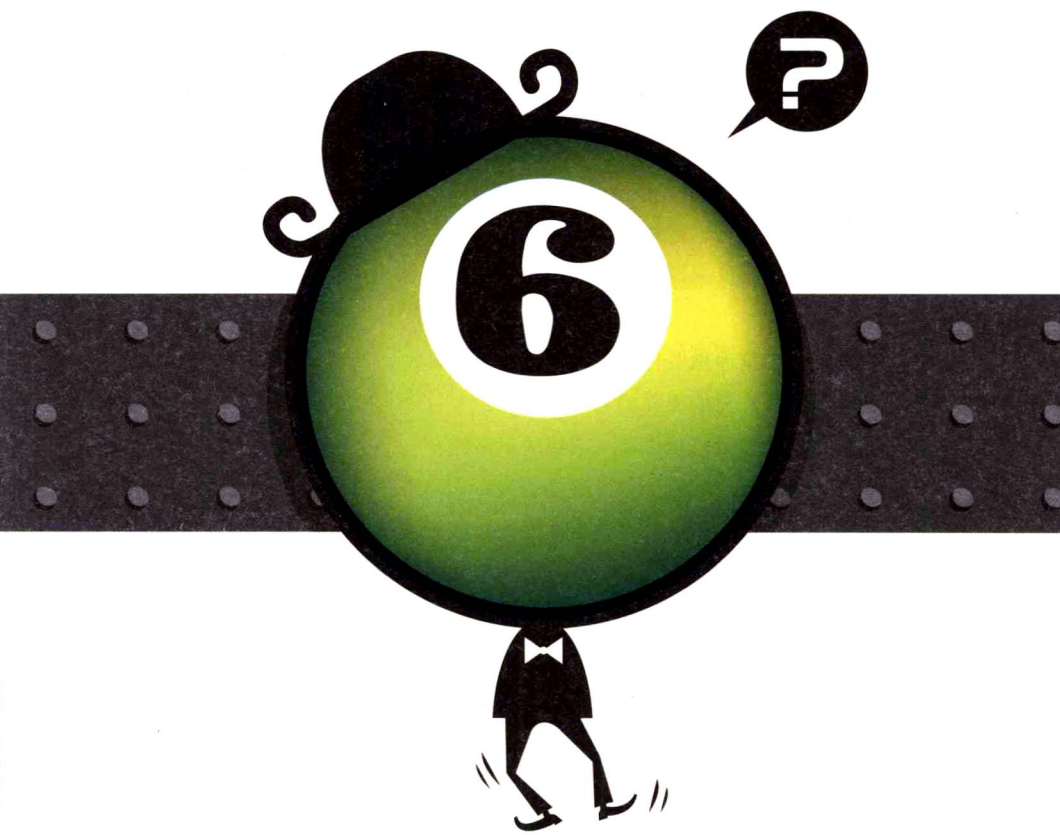
十多年的时间转瞬即逝。如今的他在做着什么呢？

手册里只有毕业时他留的家里的电话号码。想想还是拨了过去。

电话很快被人接起。一个听不出年龄的中年女士耐心地听我讲明理由后，以仿佛被甩干机彻底甩干的平板板的声音说道，他出差了，并用节约时间的语气快速地说出了他所住酒店的总机号码和房间号。我道谢放下电话。

“喂？”是一个轻柔的女声。

“啊，不好意思。柳生在吗？”没想到接电话的是个女孩。



“柳生是谁？”女孩细声细气地问。

“你不是6号房吗？”

“哦，我是8号房，6号在隔壁的隔壁呢。”女孩以轻快的语气说着。从听筒里听过去，似乎她年龄不大，也就16岁上下吧。

“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”我对着电话道歉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

这次我认真按了按键。

“喂？”还是那个女孩的声音。

“你又打错了呀？6号先生！咯咯……”女孩在电话那头欢快地笑。也许两条电话线路被时空机器安置到了未知的位置上了。

“你找的那位柳生是不是留着一头长发的？”她问道。

说实话，我对他毕业后是否留长发一无所知，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了，就连他现在长什么模样都模模糊糊。经我这么一说，她似乎兴趣更浓了。

“那位留长发的先生，每天我都能见到他呢。早餐时他经常坐在餐厅靠窗的那个位子。”女孩自顾自地说了起来，“他似乎有心事，因为他点的咖啡几乎没动过。还有，他似乎在这个酒店住了很长时间，可是只有早上才见到他，平时都不怎么见面的。”

我耐住性子听她说完。

有时候，一旦有了说话的对象，任凭谁都有兴趣一直说下去，直到这个世界再没有愿意倾听的听众。

“劳你一件事可好？”我小心地问她。

“请，请。”女孩高兴地答道。话筒里传来开启易拉罐的声音，“正喝着汽水呢。你喜欢百事还是七喜？”

“百事。”我老实答道。

“可我不喜欢。往汽水里加冰块可好？等等！”她似乎拉开了酒店小冰箱的门。

“加两块冰好还是一片冰？”她问道。

“两块吧。”

我在脑海里推出冰块在褐色可乐里扑哧扑哧冒气泡的情景。

电话突然死了15秒。

“喂喂！”我慌忙对着话筒吼道。

“猜我刚才看到什么了？”女孩的声音转回，我松了口气。

两个毫不相干的男女在各不相同的时空中对话。这感觉很奇妙，就像在星期天的早上煎火腿蛋一样让人心旷神怡。

“我看到他刚从窗下走过，脚步急匆匆的，手里还提了一袋东西，我想那是书。他今天没穿那件平时穿的白衬衣。”女孩告诉我。

沉默。

“你有心仪的女孩吗？”她换了种语调说话。声音轻柔得像天鹅绒。女孩的声音变换速度之快这我是知道的。

我把话筒从左手换到右手。很想吸烟来着，但戒烟岂不是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？

“噢，你刚才说托我办什么事吧？”女孩轻咳一声，转换话题。

“嗯，我想求你代我问候他，在你遇见他的时候。”我向素昧平生的女孩提出请求。

“那好办。”她干脆地答道，“末了就说6号先生托我带话。你总有名字什么的吧？”

名字自然是有的。可怎么都无所谓了，难道不是？

“那就这样吧。祝你愉快！6号先生。”女孩说罢放下话筒。

我良久地盯视手中的电话。点燃一根烟。

在遥远的城市的酒店里，我的那位老同学即将开始一段可以预见的爱情故事。责任当然在我，就如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果敢地叫停正在田径场上飞奔的女飞人，并把满脸通红的同学推到她面前。

地下水事件

A面

晚饭后，独自一人散步到了步行街。

走了10分钟，才发觉脚下全是水。水漫步行街。

其他的行人似乎也觉察到了这种状况。人群开始混乱，男的不胜欢喜地抱起了女的，小孩蹲在了爸爸脚上，老人们——紧紧抱作一团。活脱脱成了TITANIC。

我设法使自己镇静下来，并且异常冷静地拖过身旁慌张跑过的小伙子丢下的救生圈（天知道这救生圈是怎么来的？）

水已经漫过脚背了。冬天，又是晚上九点钟，最后全身还是发起抖来。

哭声从步行街东南角传过来，越来越大。

B面

哗哗哗，我们是——哗哗哗——地下水。

我们一直都在这里。是谁把那些又蠢又重的地砖贴在我们头上？为此我们召开了地下水同盟大会，最后一致决定：必须报复他们。

今天晚上正是好时机。哗哗哗。

哗哗哗。

A面

我当然明白这次事件必然有其理由，但是左思右想，还是理不出头绪。

现在情况恶化。不明来水把步行街环环围住，一个劲儿地往上涨。

B面

“大王，我们发现状况！哗哗哗。”

“说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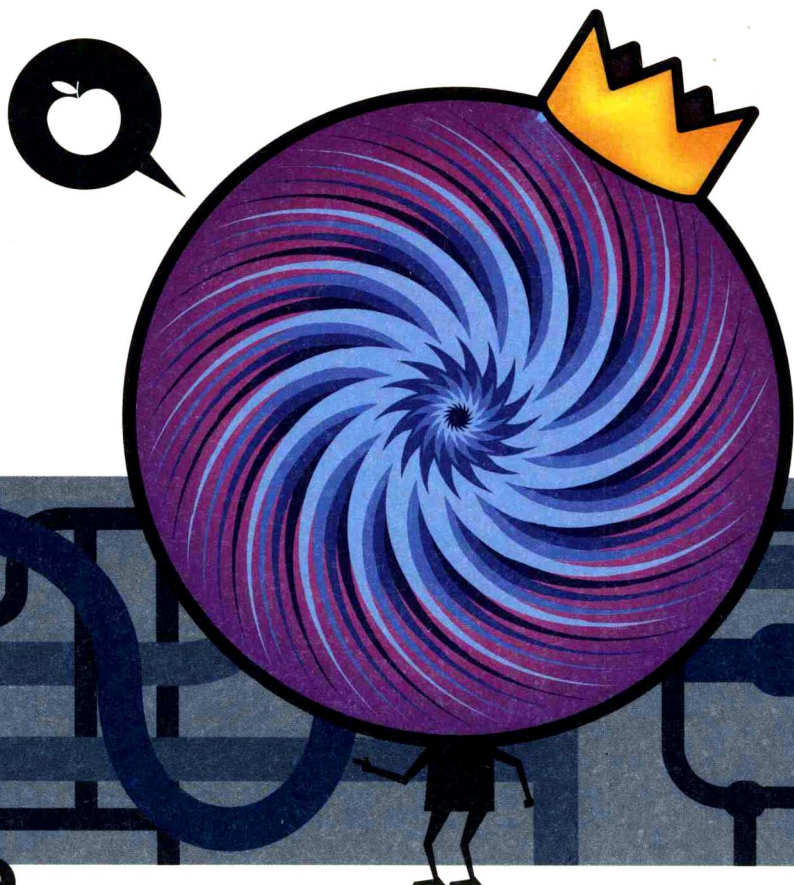
“有一个红衣男子神情镇静，绝不像其他人。我们怎么办？哗哗哗。”

“带他来见我！”

“是！哗哗哗。”

A面

经过目测，我发现水是从步行街中心的玻璃塔下面的地下商场里涌出来的。像是地下水。



我越过浮起来的垃圾，一步步挪向事故中心。
巨大的波浪从头上方砸来，我顿时失去了知觉。

B面

一个形状似蓝色旋涡的东西站在我面前。原来是地下水大王。

“原来是你。”我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耳里只听到哗哗的水声。

“……”

“这样子怎么沟通嘛，真是的！”我气恼起来，并且把在新世纪买的整整一袋打折苹果狠狠地掷向地下水大王。

“哈哈，苹果我最喜欢了，哈哈！”地下水大王发出了像鼯鼠一样细小的笑声。

“那还这样？”我冷冷地质问。

“马上收兵，马上收兵。哈哈，苹果！”

“收兵！哗哗。”

A面

我望着脚上被水打湿的皮鞋，非常生气。

这个讨厌的地下水大王！

越想越生气。

B面

“哗哗。”

“哗哗。”

（白噪音）

北极北极

在解放碑KFC巨大的落地窗旁边和影子边聊天边喝冷饮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。

“我在北极，北极哟，冷……”一个分不出男女的声音在那头说道。

“来不来KFC，刚点了套餐，怕吃不完。”我冲着影子挤了挤眼。

对方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沉默。我耳贴手机听了一会儿，对面时而传来狂风大作的呼啸声，此外，还有电流的吱吱声。

回家快到晚上七点了。我打开电视看正在直播的亚洲杯，电话响了。

“我在北……”是下午那家伙。

“我说，”我耐着性子，“能预测今晚球赛的比分吗？”

电话突然死掉。我心里暗暗叫苦，这算什么事儿？

“你有在北极北极的朋友吗？”我问影子。

“什么南极北极？”影子刚洗完头，正用吹风吹头发。

“北极北极有个陌生人老往我这儿打电话，说话方式有点奇特。”

“哦？难道是他？”影子一下子来了兴致，“我听说有个全球性的组织，专门救助那些缺衣少穿需要人道援助的人，上个月我把你给我买的羽绒服捐给了他们。”她歇了口气，又说，“这电话应该是羽绒服打回家报平安的。”

那件被救援组织寄到北极北极的羽绒服以后每个月都打电话回来，一次他在电话里犹豫了好半天，才说：“我马上要结婚了，春节准备回来一趟……这里其他都好，就是太冷，哎哟哟哎哟哟……”

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北极北极究竟在哪里，影子也不知道，肯定。